

浙江龙泉、上虞等地吸引外籍陶瓷家体验青瓷制作技艺——

在这里，感受青瓷窑火之美

本报记者 窦 皓

我在中外交流第一线

浙江是中国青瓷的摇篮，3000多年来名窑辈出。近年来，浙江龙泉、上虞等地不断加强青瓷艺术对外交流，聚集一批国际陶瓷艺术家，他们在这里驻场创作，使用中国本土瓷土、釉料，结合自身艺术风格，创作出多元而独特的陶瓷艺术品，是当代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

近期，第52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陶艺学会国际陶艺大会（以下简称“第52届IAC国际陶艺大会”）在江西景德镇举办。这是该大会首次落户中国，除了主会场活动，浙江上虞和龙泉等地也在年会前后，举办针对外国艺术家的驻留体验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陶艺家，在浙江感受中国的瓷文化，铸就匠心精品。



土耳其陶艺家杰兰——

青瓷是最好的沟通媒介

地点：浙江丽水龙泉

盛夏，龙泉瓯江畔，望瓯·陶溪川文创街区工作室

内，来自土耳其的29岁陶艺家杰兰俯身于拉坯机前忙碌。

今年6月，杰兰作为驻场艺术家来到这座浙西南小城，参加第52届IAC国际陶艺大会卫星展《破土而出：黏土、陶瓷、建筑与景观》展览活动。

“来龙泉之前，我参观了上海博物馆，了解了龙泉青瓷的历史、制作工艺和独特色彩。”杰兰说，第一次近距离欣赏到龙泉青瓷时，那温润如玉的釉色、玻璃般晶莹剔透的釉面以及细腻的龟裂纹理，让她惊叹不已。

龙泉青瓷，始于三国两晋，兴于宋元，其传统烧制技艺于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全球首个也是唯一入选的陶瓷类项目。“青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是龙泉青瓷的真实写照。

抵达龙泉后，这座城市带给杰兰的震撼远超预期。“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青瓷早已融入龙泉人的日常生活。”杰兰说，青瓷茶杯、餐盘等在当地街头巷尾无处不在。

此次驻场创作，杰兰使用的陶土和釉料全部来自龙泉当地。“比起我之前使用过的陶土，龙泉青瓷的陶土结构更为细腻脆弱，这要求制作者吃透原料特性，摸索适

配的制瓷手法。”杰兰介绍，她将两种不同陶土混合调配，以获得更加坚固耐用的效果。

在与龙泉青瓷的朝夕相处中，杰兰对于传统与创新的关系，有着自己的见解：“传统与创新是相辅相成的两种力量，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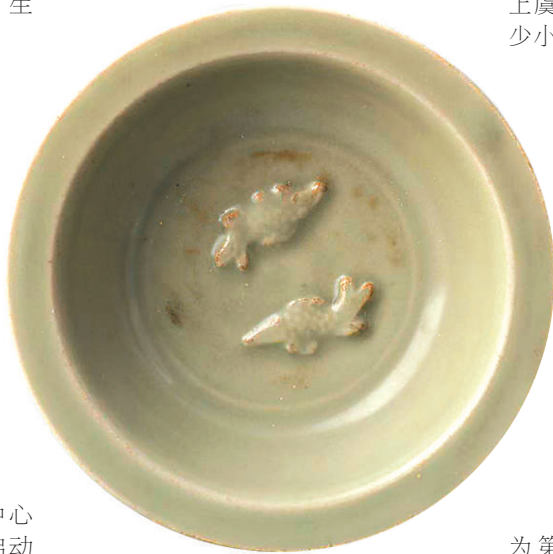
从传统中汲取养分，并通过自身的经验、观察和创作实践对其进行重新诠释。我们的目标并非原封不动地复刻传统，而是以当代视角对其进行改造，并与观者分享。”

这种理念恰与龙泉青瓷的当代发展路径不谋而合。从世界互联网大会、G20峰会等国际舞台的惊艳亮相，到杭州亚运会上，由龙泉青瓷烧制而成的吉祥物手办“龙泉瓷娃”火热出圈，龙泉青瓷正在完成从“博物馆里的遗产”到“生活中的艺术”的转化。

在龙泉生活的这段时间，杰兰学会了一些日常交流的简单中文，还时常登门拜访当地造瓷大师。“很多时候言语是有局限的，难以说清当时的心境与创作感受。每当那些时刻，青瓷就是我们彼此最好的沟通媒介。”杰兰告诉记者。

杰兰的故事并非孤例。如今，龙泉这座千年瓷都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拥抱世界。2024年初，望瓯·陶溪川艺术中心国际工作室启动“候鸟计划”（国际艺术家驻场计划），专门设立泥釉料实验室、共享烧成中心，配备专业技师提供技术指导，为国际艺术家提供全流程支持。截至目前，该计划已接待600余位国际艺术家驻场创作。

驻场周期即将结束，但杰兰与龙泉的故事远未画上句号。“我非常渴望重返龙泉。”她说，龙泉不仅是创作新作品的地方，更让她对艺术创作的思维有了新的理解。



青瓷《元代双鱼洗》。
杰兰在龙泉驻场期间创作作品。
赫罗尼莫在工作室内创作。

图题：在位于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的一处青瓷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给青瓷素胎上釉。

墨西哥陶艺家赫罗尼莫——

看到越窑文脉的无限可能

地点：浙江绍兴上虞

夏日，上虞青·现代国际陶艺中心的窑火格外旺盛。来自澳大利亚、南非、墨西哥等国的艺术家正沉浸于创作之中。

工作室里，墨西哥陶艺家、生物学家赫罗尼莫正全神贯注地雕刻着一只虾的形态。旁边，两幅生动的小龙虾简笔画格外引人注目。小龙虾是上虞人钟爱的餐桌美味，当地有不少小龙虾养殖基地。这位来自大洋彼岸的艺术家，将上虞的市井烟火与青瓷文脉巧妙融合，赋予“虾”全新的生态隐喻。

“它们不仅是食物，更是城市水系的‘目击者’。”赫罗尼莫指着手中的青瓷作品说道，作为一名生物学家，他习惯用科学的视角审视世界。

在赫罗尼莫近20载陶艺生涯中，此前仅在墨西哥完成过驻留项目，从未使用过中国陶土。今年4月，作为第52届IAC全球会员入驻计划的一员，赫罗

尼莫来到上虞。在这里，青瓷的通透质感与釉色变化令他赞叹不已。

“你不只是在和原材料打交道，更是在与历史对话。”赫罗尼莫说，他特意选用上虞本地富含铁质的瓷泥，利用青釉在高温下的流动特性凸显线条肌理，试图还原虾壳的质感。最终，他带着这件以虾为题材的艺术作品，参展第52届IAC国际陶艺大会。



浙江省龙泉青瓷博物馆藏
望瓯·陶溪川文创街区供图
阮佳波摄

新华社记者 鲁 鹏摄

杜老师：“炙热”和“炽热”两个词读音相似，用法相近，我经常搞混两个词的使用场景。请问这两个词有什么区别，分别适用于什么语境？谢谢！
上海读者 倪女士

倪女士：“炙”是“烤”的意思，带有书面色彩。“炙热（zhìrè）”是说“像火烤一样的热”（《现代汉语词典》）。例如：（1）炙热的阳光。（《现代汉语词典》）（2）骄阳似火，大地炙热。（《现代汉语词典》）（3）我们的皮肤被炙热的阳光晒得发红。（《商务馆小学生同义词近义词反义词组造句词典》）

“炙热”也用来“形容感情热烈”（《当代汉语词典》），例如：（1）用诗歌表达对祖国炙热的感情。（《现代汉语大词典》）（2）炙热的爱国情怀。（《商务国际现代汉语大词典》）（3）诗中饱含着诗人炙热的情感。（《现代汉语应用规范词典》）

“炽”指“火焰旺盛”，“炽热（chìrè）”义为“极热”（《现代汉语词典》），也就是“温度极高”（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编学生词典》）。例如：

（1）炽热的钢水。（《现代汉语学习词典》）（2）您把笑声投进炽热的炉膛，钢花怒放，铁水奔流！（《汉语大词典》）（3）火山爆发，炽热的岩浆给附近居民带来了灾难。（《商务馆小学生同义词近义词反义词组造句词典》）

“炽热”也用来“形容感情非常热烈”（《现代汉语词典》）。例如：（1）炽热的情感。（《现代汉语词典》）（2）对祖国有一颗炽热的心。（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编学生词典》）（3）他怀着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放弃高薪聘请，毅然回国。（《商务馆小学生同义词近义词反义词组造句词典》）

从上面“炙热”跟“炽热”的例句中可以看出，“炙热”跟“炽热”意思很相近，都表示“很热”，但“炽热”的热度更高些。从表达来说，如果表示“很热”可以用“炙热”，如果表示“极热”则可用“炽热”。不论实指还是比喻地指人的感情，都是如此。

《语言文字报》
原主编杜永道

杜老师语文信箱

“我只是中国年轻人的一个朋友。他们喜欢向我提问，大概是因为我又老又小吧。”艾伦·麦克法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年过八旬的他，神情轻松又俏皮。

麦克法兰是英国剑桥大学人类学教授。2025年5月，他在中国开设社交媒体账号，用伦敦腔分享见解，吸引了250多万粉丝。有人向他倾诉生活中的各种烦恼，他总能用智慧动情的言语让人得到宽慰，大家亲切地叫他“萌爷爷”。

看到自己如此受中国年轻人欢迎，麦克法兰觉得不可思议，“这可能不是因为我有聪明，而是我看到中国年轻人是真正有兴趣去理解世界的。我以平等的身份与他们交谈，他们也回报我以同样的平等、开放和信任。”

琳琅满目，互联网深入日常生活。

如今，麦克法兰已到访中国20余次。每次前来，中国都呈现出不同的样貌。麦克法兰认为，中国经历了飞速发展和社会剧变，但有些东西始终未变。“中国人民始终关心家庭、热爱和平。”在他看来，“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更是一种独特的文明。作为地球上唯一幸存的古文明，不好战，善平衡。即使受到现代化的冲击，中华文明的内在力量和强大根基始终如一。”

守护徐志摩花园

前段时间，麦克法兰录制了一期视频，走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徐志摩花园。这是剑桥大学历史上第一座修建在校园内的

出来，沿途是典型的英式建筑和英国风景；走过一座桥，便进入了中式花园。“从西方走到东方，只需要过一座桥。”他说，“能与这座花园联系在一起，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愉快和荣幸的事。”

“中国的年轻人像竹子”

麦克法兰喜欢种树，也喜欢用植物来理解世界。

他把中国比作一棵大橡树，地底根系延至深处，为枝干汲取养分。“历史上，中国多次面临灾难，但从未被摧毁，好似橡树的枝干会在风雨中折断，但总会重新长出来。可以说，中国是一种极具韧性和弹性的文明。”

他还用竹子来比喻中国的年轻人：“竹子代表

艾伦·麦克法兰：当剑桥教授成为中国网红

《环球人物》记者 冯 璐

“第一眼看到的是中国面孔”

麦克法兰与中国结缘已久。“我来到这个世界，第一眼看到的是中国面孔。”1941年，麦克法兰出生在印度，照顾他的护士是当地华裔。华裔女性的善良和温柔伴随着他生命的前5年，那些中国化的记忆，至今留在他内心深处。

1996年，麦克法兰第一次来到中国，“感到前所未有的友好与有趣”。他回忆，当时街道上自行车成群，劳动人民穿着蓝色工作服。他站在北京的鼓楼上远望，看到远处的大小塔吊运转不停，“那一刻，我意识到，一场热火朝天的变革正在来临”。

6年后，他再次抵达北京，变化之大让他印象深刻：旧机场焕然一新，甚至建起第二座新机场，高速铁路纵横交错，摩天大楼拔地而起，消费品

中式花园。自2014年起，每年夏天，徐志摩诗歌艺术节都在这里举行，组委会主席正是麦克法兰。他也是徐志摩花园的发起人与守护人。

2005年前后，国王学院收到一位中国捐赠者的提议，对方愿意捐赠价值约2.75万美元的白色大理石，用以纪念诗人徐志摩。然而，当时学院里几乎没人听说过徐志摩，对此并不感兴趣。当捐赠方提出，希望将石碑安放在国王学院最具标志性的康河畔区域时，学院更是直接拒绝：那是一片极为特殊的区域，不能随意放置外来物件。

得知此事后，麦克法兰极力说服学院，还帮忙把这块3吨重的大理石从中国运到剑桥，后又与同事筹集资金建成了如今的花园。

徐志摩花园及相关艺术节活动使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开始走近中国文化。在麦克法兰看来，这座花园象征着东西方之间的桥梁：从国王学院走

了中国文化的韧性，中国的年轻人像竹子。竹子非常强韧，根系发达。它可以笔直挺拔，也可以弯曲，与其他竹子团结在一起，连成竹林。当狂风来袭时，竹子会弯下腰，吸收冲击，等风停了，再重新挺立起来。中国的年轻人也是如此。他们可能会感到沮丧，觉得生活没意义，但他们不会被彻底摧毁。他们可能会平躺一会儿，然后再反弹回来，找到新的未来。”

事实上，我也曾感到沮丧，甚至被孤独压得喘不过气。我的经验是，焦虑时，泡一杯茶，那能安抚神经系统，让人感到放松和舒适。”麦克法兰说，“所有的困难和痛苦都是真实的，但一切都是过程。我年轻时，上学路上会途经一个陡坡，每次都要拼命蹬自行车，非常吃力。但我告诉自己：再骑一下，不要把注意力放在艰难上，只需要一步一步来，最终你就会挺过去。”